

荒诞恋爱

原创 ElenaX 忍冬自选集

2021-11-26
01:07

我总想起我人生中最荒诞的一晚。

那天晚上我的初恋男友向我表白，我说那行，他抱住我，**我像只淋雨的鸡僵直在那里。**

回家后我坐在阳台上，脚翘在栏杆上刷着手机，电子屏里朋友齐刷刷的祝福我，“99啊终于恋爱了！”“恭喜找到男朋友了”，**我侧头，我家在二十楼，那瞬间我想跳下去。**

他们祝福我的方式让我感觉我的人生好像结束了。

你记得小时候看的童话吗，王子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故事的结局，再长大一点看的言情小说，男女主心意相通告白在一起是故事的结局。**我们被告知永远只有一条路走，只有一条路可以期盼。**

你翻翻自己聊天记录里有几条“好想谈恋爱啊”，你就被这个想法害得有多深。

我觉得那个男孩很陌生，我觉得被他抱在怀里的自己很陌生，他们凭什么叫他我的男朋友，又凭什么叫我他的女朋友，这个称呼让我不适到全身起鸡皮疙瘩，**我不再是我，而是xxx的女朋友，我为了这个我自己都不知道喜不喜欢的称呼，被迫放弃了一部分的自己。**

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男的执行了俗称为“表白”的口头仪式。

那一瞬间，像魔法一样，我和他就都改变了，**形成了某种看不见的contract，一种被捏造的社会关系，一个假的概念。**文学课讲到gender performativity一个女孩分享她的经历，当她在泳池被一个人偷拍了，大家的第一反应却是去看她的男友——看他会怎么反应。

女孩哽咽地说，“那瞬间我好像失去了我的身体。”

我看着她，觉得这真的太奇怪了，为什么？

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男人女人在不用脑子只遵循他人经验走完“恋爱”这个假流程的时候，怎么从来没有人停下来想一想，好好反思一下这件事：连共享单车都有五六种选择的时代，男女关系仍然仅仅被“谈恋爱”或“结婚”两种状态而定义，并且两者呈他妈的递进关系。

傻逼现代人不是在思索怎么把恋爱变成婚姻，就是在思索怎么在婚姻外找恋爱。

谈恋爱的第三个星期我和我的好朋友去了南京西路的一家酒吧，我喝酒玩游戏和一个男生拥抱，我可以在这里为自己辩解说，“我用颠倒的道德感反抗畸形的体制”，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那他妈是谁，我只是觉得他长得有点小帅。组局的女孩笑咪咪看着我，“你有男朋友对吧”

那瞬间我的表情应该是微信里那个大汗淋漓，我说是的。

“没关系，在这里大家都是单身。”她跟我说。

酒吧是另一种context，这里的人平等同时地恨和爱着所有人，他们丢掉所有社会机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把自己推入了另一个陷阱。这是solution吗？我问自己，这其实不是，我对现实失望，包括现实的一切，包括恋爱和酒吧。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太无聊了。

当你把某段关系定义为“恋爱”的那一秒，你们的可能性已经不可避免地死亡了。

于是你们在平日里互道晚安，周末逛商场看电影，你上小红书搜索情侣必做的99件事，你们发朋友圈一起庆祝某个人造的节日，一模一样，没有例外，也许有时候他会送你一束鲜花，但你仔细看。

那花是死的。

有时候我和那位男生打视频电话，“我爱你”“我好想你”这几个词汇轮流交替像腹泻一样从我的嘴里溜出来，填补语言的空缺，但我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不，我只是惧怕空白，惧怕沉默。

我说着我爱你，但我脑子里想的是这样说我就不用和你交流了。我不用知道你每天干了什么，我不用知道你对政治的看法，对自由的看法，对路上掉下来落叶的看法，只要我们“在恋爱”，只要你还是我的“男朋友”，这就足够了。

是你的傻逼

这种“恋爱”的大框架搭建在资本主义的消费陷阱上，搭建在两性互相剥削利用的基础上，搭建在因为精神空虚而渴求物理陪伴的饮鸩止渴上。

我想起我和这位男生在北外滩的那条街上散步，黄黄蓝蓝的，我们挽着手走在一起，他的Burberry蹭着我的优衣库，我们看到路边的几家手表店，他跟我说他爸爸最喜欢百达斐丽，我跟他说我妈妈也是。

是个屁。我妈的百达翡丽多年尘封不动，她才不是每天消息来源是宝妈群然后送儿子上国际学校的刻薄中年妇女，我妈有她自己的名字。

我恨我自己，我也恨他，我更恨街边的手表店，我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要那么说，说出来的那一刻我后悔的无以复加，我读过的所有马克思普拉斯都在我的肠胃里翻滚，表示着抗议。

后来一个人去外滩看画展，出来天这样蓝，于是重新喜欢上这里

我的一个好朋友在知道我谈恋爱后和我绝交了，那一晚上她在我面前哭，**I can't believe you just throw yourself to a random fucking guy.**

我当时挠着脑袋审视了一下他，觉得也还好吧，没普通得那么夸张，我直到现在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她说的不是个体。

因为恋爱，简直就是把自己献祭给平庸。

你忍耐不住漫长岁月中的孤独，你忍受不了自己，所以你宁愿转头去忍受别人。恋爱是新时代的死亡。

我爸爸在知道我谈恋爱后很赞同，他说，“你要学会幸福的模式。”

幸福的模式，我仔细想了很久这玩意儿是什么。

在他眼里，我是两性关系里的堂吉诃德，我的长矛对准了patriarchy这个风车，我不自量力，我是不开化的顽石——“你迟早被玩死得很惨”，他这么跟我说。

我告诉他我分手的那一天他拿那种高深莫测的眼神看我，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我为此和他大吵一架。

我说凭什么，凭什么是我去学习这个幸福的模式，为什么不是这个heteroformative的世界来学习我幸福的模式，凭什么幸福只有一种模式，你问我是什么模式，我让你打开小红书，最近里面的trend是“门当户对”，把学历家世长相财产工作用excel表格列出来，进行精细的人类学计算。

目前想不出有什么比这更脑残的东西

这个表格可怕的地方已经不是人怎么物化自己和自己的伴侣了，而是当看到表格的这一刻，我相信你已经他妈把自己的数据代入进去，算算你自己是个什么水平。

因为我也这么干了。

我控制不住自己，不管怎么阅读怎么思考，你控制不住自己的脑子被这个表格，被这个体制切成一块一块，就像一年前的我在北外滩脱口而出的傻逼话。

annabel和我说他们学校2025届已经有人订婚了，我说也认识有。

那天我坐在马桶上刷手机，朋友圈里有人发了订婚照，和我同岁，我看着她还很稚嫩的脸，我一个字的说不出

来。

我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我可能也没有资格去judge她在想什么，如果我是张桂梅我会一巴掌让她去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可是我不是，她也完全不穷，她拥有了世俗意义上一切圆满的东西。

我知道十年后她会在职场稳定下来，二十年后她是爱马仕birkin消费主力，三十年后她送她的孩子上ivy league，四十年后她在南欧买下一栋度假别墅，她是玩转恋爱和结婚两个体制的赢家，而我，而我永远坐在马桶上一脸惊愕地问为什么。

为什么十八岁订婚，我问annabel，这他妈不是返祖吗？

annabel摇摇头，她也不知道。

透来的图

上周末我躺在大学朋友宿舍的地板上，另一个朋友因为感情问题难过，我陪她一起，我听她讲了许多她和这个男生的故事。

我也很难过，我想讲我自己的故事，想简简单单被用“渣男”和“姐妹他配不上你”这样的词汇盖过我的思绪，但是我讲不出，我知道这和任何一个男生都没有关系，这是我和体制的故事。

我抬起腿把脚翘在墙壁上。

第二天她建了个微信群，群名是blackpink的一首歌，lovesick girls，我盯着群名看了很久，我lovesick吗？不，一点都不，**我sick of love**，我在恋爱这个体制下感到无以复加的迷茫和恶心。我是只淋雨的鸡，我是不爱带手表的我妈，我是坐在地上哭的女孩。

不管怎样，女生爱和我讲男生，生活中大部分的女生都爱和我讲男生，让我开始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这是我们只能讲的话题。

《小妇人》里说，维多利亚时期小说里的女性角色只有两个结局——死了或者结婚了，这种dichotomy衍生到现代就是，你和一些女生聊天只有两个话题——前男友和现暧昧对象。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如果说国男的问题是所有话题他们不管懂不懂都要插一脚，那么国女的问题就是没有她们没有自己的话题。

多可怕，她们被塑造成了没有话题的人，没有opinion的人，她们觉得和男人有关的故事是他们身上唯一值得分享的故事，所以她们每一次重复那个已经重复很多遍的故事，都是对自己的又一次剥削。

国女对国男的爱，已经不单单是对国男的爱了，那是对她们逝去或者从未存在过的理想国的爱，那是她们对这个从小骗她们到大的谎言的爱。

她们的爱永远抱着“他有没有可能爱我”的猜测和希望，就像“这个世界有没有可能没有那么糟糕”，每次答案都是no，但每次都不死心。

cr 死掉也不要做柯基的annabel

恋爱不是爱，而每一句“好想恋爱”都是对人生的偷懒，因为人生是要自己过的，所有的问题到最后都是你自己一个人的问题。

把恋爱，或者依赖某个人，当做人生的解法去逃避，这是上世纪的命题了，简爱脱下了婚纱，娜拉走出了玩偶之家——我们没有回头路，只能在黑暗中跌跌撞撞摸索。

那么爱在哪里，爱是什么？其实我们告知只有恋爱这一条路的同时，也潜在地认同了爱只能有romantic love这一种。

但一个人所经历过**最震撼，最强大，最温暖的爱**，永远都不会是浪漫关系中所谓的爱：它有可能是你和家人，有可能是你和朋友，或者是你和上帝，你和一只鸽子，一首歌，一段文字，一个公式，或者一部电影...

而不管世界上有多少种爱，其中最有可能又最不能放弃的，**永远是你和你自己的爱**。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说你想

谈恋爱了？不要再说了，请先和你自己谈好。

(完)

Elena X

北京男人，程序员

今年37，离异有一子

